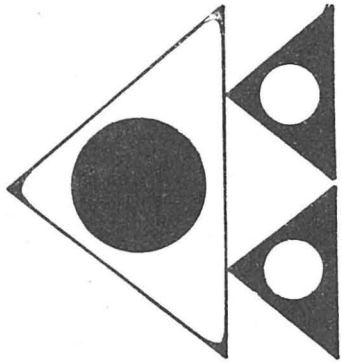

第三隻眼

年年歲歲看

談「修訂本辭海」

民國六十三年台十二版，中華書局印行

就一般而論，中華書局的「辭海」，在印刷的講究和內容的份量上，都不失爲是一部具規模而標準的辭書。然而對於某些內容方面所造成的小疵與缺失，我們不得不對於該局所標舉的「修訂本辭海」這幾個字，表示懷疑，究竟如何的修訂法？是版式的修訂？字號的修訂？還是內容本身的修訂？

中華書局的「修訂本辭海」從民國五十六年台一版，到民國六十三年台十二版，在七年內總共再版了十二次，然而就筆者多次翻閱對照，發現該書的內容在七年內甚少變動過，換句話說，也就是目前第十二版的錯誤幾乎全部承襲第一版而來的。因此該局所謂的「修訂本」一詞，委實耐人尋味。現在爰將個人所發現的幾處小疵點出。

「辭海」下册酉集二十九第二六七五頁「詞」字，「詞話」條，辭海上的解釋是這樣的：

「詞話，評論詞學源流，作家得失以及雜記關於詞之佚聞瑣事之書，曰詞話。其體裁略如詩話，近人唐圭璋有詞話叢編，彙輯自宋王灼之碧鷄漫志迄近人潘蘭史之粵詞雅，凡五十八種，蔚爲大觀。」

案：江寧唐圭璋氏於民國二十四年所輯「詞話叢編」，收宋、元以來迄於民國詞話計六十種，始於宋王灼之「碧鷄漫志」，終於近人潘蘭史之「粵詞雅」。廣文書局於民國五十六年輯印這套叢書時，也標到了六十部詞話，然而「辭海」所記的「詞話叢編」却只有五十八種，眞不知道遺失了那兩部。

同頁「詞綜」條：「詞綜，書名，凡三十四卷。清朱彝尊編，……」據張之洞「書目答問」所示，朱竹垞氏所編的「詞綜」凡三十六卷。本來這種錯誤是不該有的，然而不幸的却出現在這本動用數十專家學者，耗時二十寒暑的辭書上。

以上二處謬誤，甚爲明顯，只能算是筆者個人的小發現。另外再舉一條值得商榷的解釋：下册酉集三十二第二六七八頁「詩」字，「詩話」條，辭海上這樣寫着：

「詩話，評論詩句，或談詩法，或記載詩人故實之書也。自宋始盛，歐陽修、司馬光、劉敍、陳師道、胡仔、楊萬里、嚴羽而外，不下數十家；清吳景旭歷代詩話八十卷，尤繁富；此外作者頗多，殆難悉數。」

姑不論其對於「詩話」兩字所作的解釋是否完善。雖然吳景旭的「歷代詩話」堪稱繁富，然而清何文煥所刻「歷代詩話」共彙刻前人詩話凡三十八種附自著一種都二十九種，搜羅宏博，向爲詩林之鉅製，藝苑之盛事，且行世版本中，以何書較多，而「辭海」於詩話條中，祇錄吳書，實爲一大缺失。

此外附錄第三項「中外歷代大事年表」，只做到民國五十年的一月三十日爲止，以後的中外大事一概付諸缺如。而經歷了七年，再版了十二次的「修訂本辭海」，竟然讓這份不完整的資料空白了十三年之久，誠然令人有功虧一簣之嘆！

所謂愛之深，責之切；我們盼望中華書局對於這麼一部頗具規模而爲一般人所重視的工具辭書，能够徹底的重加校訂，改正謬誤，補充新知，俾使得這部辭書更爲盡善盡美。（黃葉）